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1
431

門 口 12
落卷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五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鄭氏曰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養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孔氏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

氏云燕者殷烝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取數畢而已夏貴禮敬故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則謂之飫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左傳觀之則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戎狄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者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

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案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燕安也其禮最輕外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屨外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鄭箋湛露詩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鄭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周法也或鄭因春言夏因秋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若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則通季春三養老也此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

長樂陳氏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取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者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者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又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

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稟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

矣

嚴陵方氏曰燕以示慈惠慈惠者上之所以接下也接下者天之道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饗以訓恭儉恭儉者下之所以事上也事上者人之道故夏后氏以饗禮殷尚質故以食禮食禮則簡而質周尚文故脩而兼用之兼用三代禮也豈嘗增損於其間哉亦治其壤而已故以脩言之清江劉氏曰以養老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又爲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元體氣也脩其物籩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

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凡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爲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以慢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爲而晏然是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若所以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延平周氏曰以燕饗對食則燕饗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以燕對饗則燕以恩爲主饗以禮爲主虞氏以燕則其恩易以饗饗則其禮已致隆矣然燕與殷人易以食所以養陰也周則文極矣故夏后氏易而已致詳矣故殷人易而已故殷人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而已

矣故兼用之亦各趨時而已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氏曰達於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孔氏曰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鄭知國是學者以國血學文相對也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鄭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也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亦當如此

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此禮之所以彌一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積以養掌割亨以至羅氏共羽物酒正共酒漿人共食其禮之備具如此又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孔子於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之禮均於老者不爲過矣內則曰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嚴陵方氏曰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已養於國者則尊於一國之人焉養於國者不離於臣道而已養於學者則有師道焉以其年彌高而德彌邵故也然養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始衰故也達於諸侯則以有君道者皆所當然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再至於地也凡拜

必再故以首至於地而備其數蓋所以佚老者而不責之以筋力之禮也瞽以無目而不便於禮故亦如之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之矣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清江劉氏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賜饍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山陰陸氏曰養於鄉五十與養於國六十與養於學七十後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養於鄉之謂也春饗孤子秋養耆老六十養於國之謂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鄭氏曰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

孔氏曰自此以下雜記鄉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

食養之法隨年爲品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恒令膳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奇美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美善之膳水醬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蓋肉爲天産所以養陰食爲地産所以養陽養陰者常不使勝於養陽者唯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故曰五十異粻蓋言異於強壯者也六十則不特異粻而又至於有宿肉七十則不特有宿肉而又至於有貳膳貳與大祭再貳之貳同意八十則不特有貳膳而又至於有常珍九十則養之愈備故曰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先王之法嘗寓於甚微使天下後世必於五十然後異粻則養陰者之害已自節矣

而至於九十養之愈備則爲子者所以致其孝也
嚴陵方氏曰粻則蓄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爲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爲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庋於閣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雖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亦可而已
山陰陸氏曰八十常珍若豹胎象節猩脣燕髀是亦珍也不得謂之常珍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鄭氏曰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

孔氏曰年既衰老預爲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
其椁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
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爲送死之具也或以歲或以時或以月或以日者蓋年愈高而備之愈亟數故也八十而下皆曰制獨九十曰脩者蓋創其始之謂制治其壞之謂脩
延平周氏曰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七十者則當以時制於七十又或不足而有至於八十者則當

以月制九十則日脩治之而已歲然後時時然後月者言其緩急之異絞紛衾冒死而後制以其易具且又明人子有所不忍也

馬氏曰自五十異粻而下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歲制而下此送死之禮也人之至於五十其氣始衰食不可以不異故異粻自五十而上事親之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至膳飲必從於遊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必然之理也人之至六十以上則送死之禮不可以不具

新安朱氏曰歲制者歲以展而脩之下時月日放此

山陰陸氏曰九十日脩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鄭氏曰煖溫也

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則盛極矣盛之極亦趨於衰故五十爲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故也

馬氏曰人之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也先王之時下無凍餒之民耆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七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而六十則可以食肉矣

山陰陸氏曰非肉不飽始於五十非帛不煖始於六十皆極於七十

延平周氏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爲先以衣爲次故曰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言王政而
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然孟子
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
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
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鄭氏曰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也
長樂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蓋杖
於家邦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九十就
其室所以尊之以珍從所以養之也
嚴陵方氏曰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杖於家者則
不得杖於鄉杖於鄉者則不得杖於國杖於國者則不得
杖於朝杖於朝者則無適而不以杖矣此隆殺之別也伊

耆氏共王之齒杖者以此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矣天
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而杖有所不足道也前
言巡守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
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焉故其禮爲殺此之
所言則天下之老唯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爲備而又以珍
從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
亦見祭義解
延平周氏曰貴貴老老不可偏廢也八十與之杖老老也
而不免於朝者貴貴也九十則天子必就其室而問之者
豈特老老而已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面可也就其室
而問之何歉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鄭氏曰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故不俟朝月告存每月

致膳也秩常也有常膳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
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
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告謂問也八
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極老君則日使人
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新安朱氏曰註揖君當作君揖
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欲其
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
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子孫而至於九十
則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於貪
污者也
山陰陸氏曰告存告而後存之即日有秩不必告也故孟

子曰虜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盧陵胡氏曰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者告云存
也秩常也君日使人膳則八十月告存之時亦致膳矣
嚴陵方氏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若酒正之秩膳是矣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
喪之事弗及也
鄭氏曰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
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孔氏曰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
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則唯據庶人之事力政
謂築城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
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服戎謂從軍爲士卒案易孟氏韓詩
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
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
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
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
說力政田役爲重故云
義五十不爲甸徒是也
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
郊之內以其多役故二
又少故十五征之六十
如孟氏韓氏說是也鄭
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
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
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

宗子不孤也
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文武不爲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盡
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歲之理也少壯
作而老息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爲之禮以息
之此經是已周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雖五十猶從力政矣祭義五
十不與服戎矣豈非時異則禮異歟
延平周氏曰周官鄉大夫及祭義所載與此經異同者蓋
舍征之法始於五十而征之之法極於六十有五其間有
征有不征者惟上之人度其筋力之何如耳果筋力可任
則不爲五十而舍之果筋力可舍則不待六十有五謂不
及乎此與過乎此則非法也
嚴陵方氏曰從力役之政也與服戎與兵戎之事

也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焉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者蓋事生之與事死事人之與事神不能無輕重之別故也或曰從或曰及何也從謂行其事焉與則預之而已六十之與服戎七十之與賓客非特不從其事也亦且不與之矣及則傍有所加之謂以其衰老已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也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然則從與者我從與於事故言於事之上及則事有及於我故言於事之下此其辨也

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賓客齊喪此免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山陰陸氏曰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即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爲徒猶以爲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鄭氏曰爵謂賢者命爲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也

孔氏曰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故知此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故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

長樂陳氏曰顏子年未二十而孔子以爲王佐之才則非必五十可以爵也孔子六十有九猶以未聞大道爲恥則非必六十不親學也伯夷大公老而後歸周則非必七十而致政也記之所言特以中人爲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

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爲喪則於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金華應氏曰自五十養於國至七十致政非公私暇豫而財力豐饒禮制脩舉而品節分明道德尊隆而教化浹洽豈易及此

山陰陸氏曰六十而猶學晚矣蓋當是時雖離文字可也唯衰麻爲喪言雖重服唯服衰麻而已據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麻先衰以輕服服重也荀子曰七十唯衰存據此雖謂之麻衰無牡麻絰矣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絲

孔氏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者老掌其割

亨鄭註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鄭註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註豫讀如成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爲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

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

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禮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上庠居於西郊西北者天所位也有虞氏體天道而帝故以上庠爲尊焉東序居於寅地而寅卯者人所見也夏后氏立人道而王故以東序爲尊焉殷尚質故以右學爲尊右爲陰之正而天地之質成於陰之正故也周尚文故以東膠爲首蓋東爲陽之中而天地之文作於陽之中故也虞以上庠居右然不謂之右而謂之上者蓋天位在上不可謂之右故也殷以右學爲上然不謂之上而謂之右者蓋陰之道貴右不可謂之上故也東序居下庠之位然不謂之下者蓋夏后氏以東序爲尊而下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東膠居左學之位然不謂之左者蓋周人以東膠爲尊而左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國老猶國子謂之國以對家言之則爲貴故也庶老猶庶子謂之庶以對適言之則爲衆故也庶老爲衆則知國老之爲寡以國老爲貴則知庶老之爲賤矣然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於此以養老不亦宜乎皆學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學周曰膠又何也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爲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序者射也射

以正己爲事人道也故夏曰序學者覺也覺民者所以反其質故殷曰學膠者飾也飾物者所以制其文故周曰膠雖然虞曰米廩則不特謂之庠矣夏曰校則不特謂之序矣殷曰瞽宗則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則不特謂之膠矣經言者老皆朝于庠則庠又非獨虞有之黨正屬於序子産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膠謂之校謂之米廩謂之瞽宗謂之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之學也

馬氏曰以方言之則東爲上以内言之則國爲内故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皆在於國之内也以四方言之則西者成德之地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皆在西也凡此皆其所向之不同也延平周氏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方言之也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也上庠右學皆西也東序東膠皆左也虞與殷尚右貴有爲也夏與周尚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今於夏則謂之東序於周則謂之東膠何也蓋以其教人於此則皆得謂之校以其射於此則皆得謂之序以其養士於子之言特其應時改造之名耳

山陰陸氏曰東膠庠郊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此學也自諸侯言之膠其所謂校者邪左傳曰鄭人遊於鄉校又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據此校雖在鄉距國不遠

矣　又新說曰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
皆小學也先儒以舜上庠夏東序殷右學周東膠爲四代
之大學舜下庠夏西序殷左學周虞庠爲四代之小學非
是也蓋曰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學各不同三
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
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
新安朱氏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
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
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
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
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
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
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
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是
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
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孔氏曰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
羽五采故鄭註云畫羽飾之上註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
日月星辰此註云夏殷未聞者皇陶謨謂之虞夏書故因
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鄭註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燕
之服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
人燕用玄衣故知燕羣臣之服也深衣謂白布衣其冠未
聞皇氏云服皇冠崔氏以爲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案郊特
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夏

尚黑燕衣黑衣也縞衣白布深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周則兼用之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也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皆著章甫之冠夏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亦朝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朝服也引燕禮云服是服者證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也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康子僭效之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廣大也冔名出於毋毋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註云委猶安也

所以安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楝梁張氏曰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止嘗納于大麓元不曾有封大麓者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殷人與周人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與禹祚伯之子也殷周以衆興言以其衆興起於彼方也

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馬氏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爲先皇與收喤與冕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縞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在祭祀則言冠而不言衣者言冠則知其有衣故虞則十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矣

延平周氏曰有虞言氏而不言后夏后言后而言氏至殷周而皆言人者氏者言其旁出而有所別后者言其繼世以爲君蓋堯以天道治人而舜以人道奉天則舜於天道乃旁出而別之者也夏則繼於舜而爲旁出者也至於殷用道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燕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以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玄衣冕也據食二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則知有所謂素言縞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之卑者也記曰朝玄端夕深衣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事極其嚴故冕而玄衣纁裳則上下各異其制養老之情貴其親故皮弁而縞衣則上下相連而不殊取其便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癈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鄭氏曰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

可皆養廢廢於人事自諸侯來從諸侯來也

孔氏曰將徙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大夫之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也

長樂陳氏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也有其德而非其年則未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養老以年爲主故也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高民有曰養老有曰寬疾以至小司徒鄉入夫遂人皆辨其老者廢疾者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老者廢疾者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甿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自家而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則自國而將徙於大夫者可知自諸侯徙其家期不從政則自大夫來徙國者可知先王之於徙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授所以制之以義寬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綏之以仁　又禮書曰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

嚴陵方氏曰引如負罪引匿之引蓋引其年高下以爲養禮之隆殺故也

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居

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從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戚德 校訂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鄭氏曰餼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偁也偁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

鹿無所依也

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

黃氏曰斯蓋敘帝王仁政均田勸農禮樂既興民心不貪而趨業矣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國儲民食咸畜十年則是國家以振窮民爲必行之政矣況閭比有序則五黨爲州使之相賙而四窮之民處其鄉里州長自率二千五百家而賙救之則所謂無告者皆獲其養也

嚴陵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歟皆有常餘固所宜矣

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序也此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餘多寡有二等故此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

山陰陸氏曰爲其無告也故書以無告爲言所謂天之窮民於天爲窮於人宜達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鄭氏曰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能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

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餘食之案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矇瞍侏儒扶廬嚚瘖僮僬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籧篨戚施說文不具外傳瘖與僮僬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有三塗遠別也

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阽危故從中央孔子爲中都宰其民至於男女別塗蓋以此也設弧帨男左門女右門拜男尚左女尚右髽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詩葛屨履霜曰宛然左辟嚴陵方氏曰道路所以通四方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深宮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爲故其所由如此道路見月令季春解旣曰中又曰央何也蓋央以適當言之

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適當焉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延平周氏曰男女尊卑之節雖在道路亦不廢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鷹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鄭氏曰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皆謂以與少者

雜色曰斑徒猶空也

孔氏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

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於五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鷹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斑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孝弟發於朝廷行乎道路疾行先長則以不弟名之其孰一舉足而敢忘禮哉文王之化至於行者讓路蓋本諸此君子者老不徒行故五十無車不越疆而弔人庶人者老不徒食故七十可以食肉不徒行者必不徒食不徒食者不必不徒行

嚴陵方氏曰父之齒謂與父為長幼之齒者兄之齒謂與兄為長幼之齒者隨行則從其後也鷹行則差其次也朋友不相踰謂各以其齒而為先後之序也輕任并重任分二者皆以優老者而已然孟子言斑白不負戴者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備內則曰

士不貳羙胾蓋君子未嘗徒食故也前言斑白者不提挈
蓋庶人未嘗不徒行故也大夫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也
士謂之君子則以德稱之也此以君子對庶人而言則主
於士也明矣
山陰陸氏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長是
也所謂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視此焉無車而行爲徒行無
肉而食爲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鄭氏曰造爲也
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
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
夫也 王義
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
非禮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也君
子之行禮也無事則先諸神有患則先諸己無事則先諸
神故田則先乾豆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有患
則先諸己故凶年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
不縣
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至於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
邑足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假言當自具也不造燕器與養器爲
後同義以食言則曰養以居言則曰燕其實一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
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千里者爲方
百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内諸侯之地大小方一里爲田九百畝案論語註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鄭註億今十萬者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非鄭義也更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因此錯本但云萬億即今之萬萬　皇氏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

嚴陵方氏曰古者步百爲畝畝三爲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則一里方三百步爲田適九百畝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爲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而已

延平周氏曰方里爲井故爲田九百畝井十爲成故爲田九萬畝成十爲通故爲田九十億畝十通則百億井矣故爲田九萬億畝

李氏曰愚考之自此後漢儒註王制之文也盧植以王制爲漢文帝博士所撰蓋疑是歟此即註天子之田千里之文也億千萬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域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衡山荆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皇氏曰千里而近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遥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也

長樂陳氏曰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謂之千里而遥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王制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者王制言其地之所訖禹貢言聲教之所訖故也

嚴陵方氏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耳

李氏曰此經乃註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盛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五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

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鄭氏曰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嚴陵方氏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木所積曰林林所附曰麓川澤見名山大川解溝瀆見月令季春解城郭見禮運解宮室見曲禮宮室解夫方百里者百故爲田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一分以容宮室塗巷之類則餘六十億畝爲可耕之田矣四海之內不必皆如此特其大略然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孔氏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鄭註周猶以十寸爲尺案王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

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古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

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罣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長樂陳氏曰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膚按指爲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

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一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則一止一止之所至宜亦如之故古者以八尺爲步後世以六尺四

寸爲步者以八尺爲步此言古
司馬法以六尺爲步步者即六尺四寸之率也案禮圖有黍
尺有指尺蓋累一黍爲一分按一指爲一寸黍尺則其長
百黍指尺則其長十指矣然而地有肥瘠人有長短則黍
之與指安能無差此古今之尺所以異歟所謂東田則詩
所謂南東其畝是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鄉南言東則
以廬在其西而鄉東畝有南東而詩又言南畝者人以鄉
南爲正故也此止謂之東田者耕事始於東方故也
延平周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而周亦十有一歲同度量
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
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蠶之吐絲有巨細人之手有長
短而上之人又失其同度量之法此步尺所以異同也
李氏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者則校八尺爲差短也案史記秦始以六尺爲步此言古
者即秦也又案晉張華所撰律管即京房漢尺謂漢張蒼
之尺也以阮咸所得周玉尺校華之管爲長則漢尺校周
尺爲短是以知漢儒註王制之文也此註制農田百畝文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
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
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
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
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
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孔氏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
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
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

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間田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李氏曰此乃註名山大澤附庸間田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開方通算畿內外萬里展計十萬里之法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乃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乃七千里共通計萬里之地乃公侯之國又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乃伯之國通計三分中除一分只得二千九百四十里總前三十箇百里共五千九百四十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九者此指實數算之計二千九百里方十里者四十者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總前二十九箇方百里之國却湊得前段

二千九百四十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此指實數言之計四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六十里通餘方數共四千六十里統前方百里及七十里之數五千九百四十里却好共成萬里方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者此子男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得三千里方百里者三十此申言上二句實數計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此指實數算之得一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正得六十里通五十里之國至此四節亦共得四千六十里統前共算亦是成萬里之成數開方共十萬里之地此論九州州二百一十國之數

延平周氏曰所謂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山大澤不以封亦非不以封也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內也附庸所以畜小國間田所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皆間田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氏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

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二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幾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幾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幾外

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幾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延平周氏曰此亦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論幾內建國之法也已解前篇首不言名山大澤與祿士閒田則以前見之

李氏曰此乃註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九乃公之國計九百里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指實數算之計九千一百里通前共萬里之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此指鄉之國三分中止算二分合得一千二十九里通前百里者九計一千九百二十九里爲方百

里者十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此指實數言之計八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此十分中算其一計二十九里此申言前之餘數亦是一千二十九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七十一里通前封方百里及七十里統計萬里之地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此大夫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合得千五百七十五里通前共計三千五百單四里爲方百里者十五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此指十分中算其一計七十五里此乃申言前千五百七十五里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此指實數言之計六千四百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九千六里統計百里七十里之國共成萬里之數開方則成十萬之地此指天子之縣內方千里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孔氏曰自此至爵祿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前已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之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謂大國之君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也次國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

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唯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士倍下士至於君十卿祿者是也此特重釋之耳

李氏曰此乃註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文也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爲祿矣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衆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爲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酒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孔氏曰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
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
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
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
齊戒以見君故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天子巡
守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爲朝有湯沐之邑於
天子之縣內宜矣禮書曰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
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
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
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
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

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
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
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
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
之經費
嚴陵方氏曰三監即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
也彼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
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已其實一也以
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焉其祿視諸侯之卿
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必太厚故也其爵視次國之君者
以三監之職其權不可不重故也湯沐之邑者以其邑之
所出而共湯沐之資也春秋傳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
宿之邑焉蓋謂是矣然此止言方伯者豈非以視元士之

邑者獨方伯乎

延平周氏曰侯分以州州統以牧牧統以伯又監以大夫此上下足以相制而莫敢爲亂又況有仁義而爲之維持者哉所謂祿取於方伯之地者豈非取方伯附庸之地乎

李氏曰此乃註三監之文也方伯爲朝止元士註天子之縣內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昔者管叔蔡叔霍叔皆爲三監於殷成王既殺武庚以其地付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爲諸侯之長成王使之劼其民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爲康叔之疇然則祿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亦可見矣既監其國當食祿於其地無由復受爵於王朝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鄭氏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

孔氏曰鄭知大夫不世爵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故知此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衞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衞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

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
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
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總號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
内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
士各君其本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鴛鴦羙
爾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
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内諸侯有大功德元子
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
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
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
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河南程氏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官故賢才衆
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是也大夫不世
爵即内諸侯祿是也内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
卿兼公而上大夫爲卿故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
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則使以德爵以功者别
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
而後爵之也
嚴陵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
世國之初也視謂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嘗
則以皮帛繼子男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
附庸而繼子男故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則以其德又
有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則天子之大夫世祿也明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

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祿即大夫也

李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此註外諸侯世子之文也大夫不世爵止世祿此註內諸侯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繼世而爲諸侯象賢也諸侯入於天子之國則爲卿其次爲大夫成王末年芮伯爲司徒衞侯爲司寇是以諸侯爲天子之卿也齊侯呂伋爲虎賁是以諸侯爲大夫也在其國爲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爲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

又曰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苟無君命而爲諸侯春秋於桓公所以歲首不書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鄭氏曰鄉鄉飲酒鄉射也八政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長樂陳氏曰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政人君之所揆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教於下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禮之始昏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爲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爲之序喪禮主於內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內以及外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特施於一鄉儀禮相見特主於

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焉夫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敎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政在養民故以飲食爲首飲養陽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異別焉有異別矣則必有數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數以計其多少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李氏曰此註司徒修六禮明七敎齊八政之文也

江陵項氏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異別註不能通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須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

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月令第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然其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之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

也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
十月爲歲首則不韋焉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有月
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
好兵殺害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
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故也且不韋
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舊章成之但秦自不能
行之耳又秦自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焉知未并天下前
不以十月爲歲首乎　又曰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
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
辰有次舍之常今既釋其文不得不略言其趣凡說天地
形狀之殊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
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揚
雄相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

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
天昕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
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
是晉虞喜所論鄭註考靈曜用渾天法今亦當以渾天爲
說案鄭註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璇
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
諸星運轉以爲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
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
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案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
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圍周之里

數也以圖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註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

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註考靈曜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夏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

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註考靈曜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註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

註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曆垂違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云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案漢書律歷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

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註考靈曜之意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註考靈曜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見考靈曜註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曆家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

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為一月故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律歷志云二十八

宿之度角一十二度元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
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
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
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
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爲星
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婺女八度終
於危十五度亥爲娵觜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爲降
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
一度申爲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
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六
度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
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
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

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
歷志不須煩說是以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
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
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遂以人事爲義或據理是
宜或搆虛不經既無正文可憑今皆略而不録

橫渠張氏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
無古意其衣服器血官名皆秦禮也月令言迎氣既迎氣
則就祭其五帝名號既不取則五帝者何也五行之帝也
五行不相離而分之者何也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而不相
離也其周匝所至則於時亦有偏主者今於春温和萬物
叢生是木之德也夏則炎熱是火之德也秋則清肅是金
之德也冬則嚴凝是水之德也有此體象月令儘有美意
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

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可謂聖人各止有一事可稱也姑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又曰禮運言聲色味不及臭臭之用非所急也故月令五臭不爲世用

長樂陳氏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歲年以序事之意

馬氏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始終相循者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亦因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大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其爲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帥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法則使徇焉而夏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爲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傅會增益以成之者也

高氏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矣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周公鄭康成高誘唐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太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異故疑爲秦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謂始皇既爲

天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增加爲之殊不知始皇併天下既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吏民爲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飭國典孟春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謂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漢淮南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增加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耳凡爲此數說者要之皆非深知月令者也蓋月令一書所以著入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涖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舉措云爲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一毫不可以私意自爲今考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次舍者蓋將考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辨人事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蟲草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之氣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於是人君居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乘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微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當先也迎氣於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木火金水之運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爲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見之歲終此又人君一歲之間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藏何者非順時之法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微而法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而月令所以著入六經者其深旨猶未聞也嘗

讀洪範之書而後得其說蓋月令一篇大體與洪範相通爲一特先儒未之講明爾何則洪範之論初一曰五行即月令金木水火土之運見於每事有所屬者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即月令之勸課農桑聚蓄財貨祭祀神祇安養民居習合禮樂逐捕姦慝敬禮賓客簡練師徒之意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即月令歲月日星辰曆數之事也次六曰乂用三德即月令布行德惠不可稱兵戮有罪嚴斷刑等以順天時者也次七曰明用稽疑即月令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也次八曰念用庶徵即月令之氣運行不忒風雨寒燠各以時若草木昆蟲各以時遂凡此皆以休徵也每月之終其言時令或至錯行而有炎風暴雨寒熱不節大旱凶荒之類凡此皆咎徵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即月令養衰老禮賢者行爵出祿必推所尊禮者也至於威用六極即時令失宜民多疾疫遷徙流亡之類是也雖然月令與洪範固相與爲一體矣然洪範所以能使五行八政五紀三德以及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之咸得其宜者以其有敬用五事建用皇極以爲之本原也而月令何所取焉嗚呼月令之本原學者殆未之考耳大抵一陰生於午一陽生於子當此之時正陰陽爭死生分之際也故人君合於二至之時盡齋戒之誠躬掩身之德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毋以瀆人主之聽以定晏陰之所成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古人養氣必於子午二時而推廣之故於子午二月人君苟能涵養此心一毫無累則視聽言貌思之間有肅乂哲謀聖之德然後可以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建皇極以無私執大中於天下而所謂五皇極者即月令每月之發政施令毋有不當毋有枉撓毋有差

貧毋有阿黨舉歸於大公至正者皆是也如是則寒暑不差疾病不作雖昆蟲草木尚得遂其生宜乎斯民悉歸於仁壽而備用五福又安有凶短夭折之所謂六極者若夫中央土止有帝神之號音律氣數之所屬臭味祭祀之所寓與夫天子居處衣服車馬飲食之所取耳至於土德之運則分旺四季者是也非禮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者歟然則合而論之則謂之洪範散而舉之則謂之月令故月令所以著六經垂訓萬世者其在茲乎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鄭氏曰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孔氏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吕不韋在秦世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鄭註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匝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辰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是一歲有十二會也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略之數焉所以爲大略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有疆半之日合

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爲大數也營室號娵訾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日在

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曆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案三統曆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參中案三統曆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曆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蓋月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則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餘月

昏明從此可知鄭註觀斗所建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
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
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
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
也其十二辰之名義見律歷志鄭謂記昏明中星爲人君
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
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
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
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故敬
授民時也

長樂陳氏曰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
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
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
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
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
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
日遡於天故星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
仲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
辰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
秋宵中星虛則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仲冬日
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月令正月昏
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中旦牛中
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六月昏火中旦
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牛中旦觜中九月昏
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
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氐中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

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月五月十二月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昏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不特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凡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於胃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歲而十二會焉日與月會而此獨稱日者蓋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爲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回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內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故詳略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自角至箕則東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龍故謂之蒼龍角者有左右二星居蒼龍之首以象兩角故謂之龍角亢喉也以總攝奏事聽訟有出納之象故也氐邸也人所托宿焉以爲王者之後宮也房爲東方

之中星於時爲闢戶之卯故謂之房心火星也心藏屬火故季夏亦止謂之火尾後宮之場箕有簸揚之形自井至軫則南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朱鳥井主水衡又其星有八若八家焉鬼爲積尸主死喪又謂之輿鬼柳主草木草木不止於柳以其性柔得木之正故以名之星以其數有七故謂之七星二十八星皆星也謂南方之中星爲星者以星爲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亦猶十二辰皆辰也正謂卯巳之間爲辰者以進則有元唯辰爲時故也張主施張翼爲羽翼主遠客軫主任載自奎至參則西方之七星也其形象虎故謂之白虎奎主溝瀆汚穢可達而潔於此婁爲聚衆胃爲五穀之府猶人六府之胃昴爲西方之中星而月乘焉畢主弋獵其形又象掩兎之畢嘴主收斂參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亦謂之參伐自十至壁則北方之七星也其形像龜蛇故謂之玄武斗有挹注之形牛主犧牲又謂之牽牛女主嫁娶故謂之女又謂之婺女虛主邑居故謂之虛危爲蓋屋其形高而危室爲營宮室者之候故謂之營室壁主圖書之府不及東方之箕西方之昴南方之鬼與張者以既非日之所在又非昏旦之所中故也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之數而仲春昏旦舉之者由弧近井建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最寬難以明其星之中故也至於孟秋昏舉建星者亦以是耳考之曆法其間固不能無差經之所言亦要其大略姑以記時而已弧有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故其名如此

其日甲乙

鄭氏曰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

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孔氏曰鄭註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爲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也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爲九道也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故以甲乙爲日功之名甲是孚甲乙軋也見律歷志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猶君統臣之功也

長樂陳氏曰日以辰爲子辰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幹爲陽支爲陰陽故二五而爲十陰故二六而爲十二雖陽也有陰存焉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於爲木爲仁而甲之數九乙之數八丙丁同於爲火爲禮而丙之數七丁之數六戊己同於爲土爲信而戊之數五己之數九庚辛同於爲金爲義而庚之數八辛之數七壬癸同於爲水爲智而壬之數六癸之數五甲己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己之陰而已爲之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勝辛之陰而辛爲之配故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剛柔皆可知矣故以之施於一日則爲晝夜旦晝之期以之施於一歲則爲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治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之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在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則以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

奉時而興作者有所象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
以辰統於日故也
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一陽
每相爲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
於春爲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爲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
央爲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爲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爲
水王也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
孔氏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
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
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
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聲音可聞故陳音
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音聲可以章故陳酸羶之
屬羣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礼此
以上皆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効初氣之序也二
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
服之制布政之節焉大皞即伏羲氏是自古以來木德之
君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伏犧德能同天
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故謂之大皞西方收斂元
氣小故謂之少皞伏字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德能執
伏犧牲謂之伏犧也律歷志云大皞作罔罟以田漁取犧
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帝王世紀云風姓也有聖德爲百
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

稱大皞句芒謂自古以來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然案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所以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註云火當爲北是也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爲臣也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

石林葉氏曰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遂祀之以爲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皞以下各以其子爲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爲稷周以棄爲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脩唯后土祭於社而句芒蓐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長樂陳氏曰古者祭祀必有配故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棄四時迎氣於郊不可以無配也故迎青帝則配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馬氏曰大皞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犁也故祀以主夏黃帝以

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中央少皞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王時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

鄭氏曰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

嚴陵方氏曰春則鱗蟲蓋龍蛇之類以其體柔故也夏則羽蟲屬焉羽蟲蓋鳳凰之類以其色文故也秋則毛蟲屬焉毛蟲蓋虎狼之類以其力強故也冬則介蟲屬焉介蟲蓋龜鼈之類以其性靜故也中央倮蟲屬焉倮蟲蓋毫蝡之類以其質順故也

馬氏曰萬物資氣以生形故因其時而以類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書稱鳥獸孳尾希革毛毳氂毛者言四時之化也此稱其蟲鱗羽倮毛介者言五行之屬也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孔氏曰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鄭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

角註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律之九寸爲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歷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變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

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爲濁卑者爲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歷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温積土中黃鍾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爲義不相須也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爲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爲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爲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大不過宮

通志堂

細不過羽出國語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八

律中大蔟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蔟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其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陰管爲呂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也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太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更

半鑄之爲鍾名曰大蔟之鍾是大蔟之鍾元生於大蔟之律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鍾其義非也案司農註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管知者案律歷志者侖合升斗斛本起黃鍾之侖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鄭知用銅也鄭註云應謂吹灰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

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內庫外高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曰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穀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穀爲君嚴猛之應也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二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

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妻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蔟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引周語者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註云大蔟正聲商故爲金奏所以助陽出滯物也其六律六呂取義見律歷志

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爲用豈不大哉夫黃鍾者建子之律也黃之爲色則陰之盛鍾之爲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終於亥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黃鍾大蔟者建寅之律也入乎坎者必出乎震否乎否者必泰乎泰寅之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曰大蔟姑洗者建辰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已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爲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夷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無射者建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爲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爲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爲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止焉故曰夾鍾中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爲伯夏爲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中呂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繁茂止於此矣故曰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唱之陰成而應之陰陽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曰應鍾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黃鍾則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

之以大呂則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爲小故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爲事故也別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體故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傳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二變大司樂所序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凡此合樂以祭天地人之神而已若非分樂則大司樂所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

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先祖凡以其上者祭尊以其下者祭卑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云上古聖人本陰陽則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鑄金作鍾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效升降之氣而鍾不可獨用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聲清濁之率法聲之清濁以率之短長爲制正月之律清濁與大蔟鍾聲相應故曰律中大蔟言律出於鍾也置之深室以葭莩灰實其端月氣生則灰飛而管通古之明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爲度度數正則音亦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升斗之數以爲法律亦以分寸大小爲法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餘皆稍短此所以文載口傳不如耳之明也如蔡說則鑄金爲鍾

名曰大蔟十二月皆有鍾先鑄鍾然後截竹爲管名之曰律律之聲其清濁與鍾相應故曰律中大蔟鍾以爲樂欲其聲之和管兼以候氣占其氣之和聲氣之和亦相合也自不章有十二律上下相生之說而劉歆始言其詳班固作漢制鄭玄釋二禮章昭注周語皆言律名大蔟不復以爲鍾與蔡說異後世祖歆說無有言蔡說者然蔡說有理故詳著之也

其數八

鄭氏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孔氏曰五行謂金木水火土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氣也又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未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鄭引易上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歷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爲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

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者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方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註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唯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註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云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也

皇氏曰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先儒之義

其味酸其臭羶

鄭氏曰木之味臭凡酸羶者皆屬焉

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味苦臭焦者焦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也中央味甘臭香者甘味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也秋味辛臭腥者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冬味鹹臭朽者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並孔傳

嚴陵方氏曰凡味皆陰也羶陽臭也春陽中故其臭羶腥陰臭也秋爲陰中故其臭腥

馬氏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爲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故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爲朽故其臭朽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爲香故其臭香土主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爲主五臭也而皆以香爲主則中氣之爲用如此而已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孔氏曰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註七祀云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詰者故鄭云祀之於戶內陽也又秋其祀門註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許慎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與月令四時之祭同鄭駁之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若反其術不死爲劇鄭註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雷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中雷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此殷禮也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祀則總在宮內故宮正註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註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鄭云

有主有尸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祀之禮先設席於奧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向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設主之後割制脾之與腎爲俎奠於主前稍東設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鄭註盛謂黍稷祭俎也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禮皆三度祭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既祭黍稷祭肉禮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長樂陳氏曰門戶人之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之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之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報其所資而已以爲事於是乎本制度於是乎興起居周旋於其間者莫不有所法語默行爲於其間者莫不知所懼則五者之祀於人豈苟然哉中霤土之所用事也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也故祀之於冬戶祀於春以物象之生於陽而由中出故也門祀於秋以物象之成於陰而自外入故也先王之禮因天祀天因地祭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則戶竈中霤必因之以祀於內門井必因之以祀於外明矣周官以司命從天神而祀之以槱燎以五祀從地祇而祭之以

血祭則司命非門竈之列矣然則五祀之禮其略蓋類於饗廟神之則有尸尊之則有配有侑有酬有獻有酢詳見

祭法七祀解

嚴陵方氏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爲陽出之時故其祀戶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爲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揚雄太玄淮南鴻烈皆以爲夏火德而祀竈冬水德而祀井理或然也中雷蓋中室也見檀弓掘中雷而浴解以居中而奠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雷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以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於戶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蓋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

各以其藏爲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

馬氏曰春祀戶秋祀門夏祀竈冬祀行中央祀中雷五祀無事而歲祀之者以是爲期若有故而祀焉則亦何嘗期之有木在臟爲肝在志爲怒故怒傷肝火在臟爲心在志爲喜故喜傷心土在臟爲脾在志爲思故思傷脾金在臟爲肺在志爲憂故憂傷肺水在臟爲腎在志爲恐故恐傷腎皆甚則自傷也木尅土故怒勝思金尅木故憂勝怒火尅金故喜勝憂土尅水故思勝恐此皆五行自然之理也五行勝者王則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時養其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爲其木勝而養土也夏祭先肺爲其火勝而養金也秋祭先肝爲其金勝而養木也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彼勝矣而此養焉至其靜而辨於物於道爲復於時爲藏各反其本矣冬祭先腎爲是故也土於氣爲中

也而主五行心於形爲中也而主五官中央之祭先心爲是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祀戶之與門類也而木所以爲戶金所以爲門何也蓋以五行之數言之木奇金耦也以五行之性言之木敷金斂也奇爲戶耦爲門戶主出門主入而內出者自戶始外入者自門始此木所以不得爲門金所以不得爲戶也祭中霤設主於牖下者居處之明處也祭行設主於軷上者行之發處也祭竈設主於竈陘者飲食之受處也祭戶設主於戶內之西者開之止處也祭門設主於門左樞者閉之動處也古周禮說云犁爲祝融祀以爲竈馬融王肅宗之以爲戶竈中霤門行之祭以句芒五官等配焉此言是也蓋左氏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謂之五祀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事案之則然也又五天者五行之大神在天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大皞五人帝配之五人帝天道也五祀者五行之小神在地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句芒等五人官配之五人官地德也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理考之則然也或曰句龍后土祀以爲社矣更於中霤祭之何也曰古者句龍於國則配社於家則配中霤不以相廢猶后稷於郊則配天於社則配稷也或曰鄭氏謂竈祀於竈陘祝融者火官之長祭於竈陘一何陋也曰此又不然矣凡祭五祀於廟設主各以其所此降神之始也祭肉祭醴祭黍稷等物而已五官實不在焉既降神矣自外入者中無主則不至故又設席各於其室之奧設饌然後迎尸則於是時始以祝融等配之鄭云設主於竈陘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

略如祭宗廟之儀是也由是觀之竈陘戶內門左牖下軷上五處自設五祀之主祭以降神五官實未祭於陋何有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

孔氏曰此記正月之時候也其二至二分之月則再記之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者蠶將生記其蠶候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鄭引夏小正大戴禮篇名也蟄蟲得陽氣初始震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此對二月故云始振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温暖及正月陽氣既上故魚遊水上而近於冰也魚陟負冰者陟升也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也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曆時改之也案三統曆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曆唯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同謂之雨水者雪散而爲雨水也驚蟄者言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清明言物生清淨明潔小滿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則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月半

爲大處暑言暑將退伏而潛處白露者言陰氣漸重露濃色白寒露者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猶小暑大暑也凡二十四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註周禮云有四十八節是一氣易一節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爲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是以五日爲一候也又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但節氣早或月初即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却在季冬或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也季冬雁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雁來云今月令呂氏春秋是也入禮記爲古不入禮記爲今

長樂陳氏曰劉歆三統曆二十四氣有與月令不同者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曆之詳也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四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則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分爲三十二則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爲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嚴陵方氏曰夫凍繕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

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潛於深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

馬氏曰曆有數幾衡有象所以正時也月之氣二十有四歲之候七十有二所以記時物也先王因其時物以授民時此民之聽所以不惑而易知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孔氏曰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旂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用之屬龍與玉言倉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為故以近色言之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青陽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鄭註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鄭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鸞路因其有鸞故不言青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云馬八尺以上為龍出度人職文云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笄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葱衡

下有雙璜牙蟪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葱爲衡橫
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衡懸
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
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蟪珠故云納其間謂納於衡璜
之間也麥實有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
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
方也云羊火畜者案尚書五行傳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言
之不從則有犬禍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聽之不聰則有豕
禍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是雞爲木畜
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春時尚寒故食
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尅火木能抑
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亦以安性也
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
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
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者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貫
而通達也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
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
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
事不以四時爲異今此上與虞夏有異下與周禮不同故
鄭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鸞路故鄭云而有變焉殷
而乘虞路也
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之堂
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大廟左右个處其兩傍故孟月居左
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大廟則以其大饗
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

稱也赤白爲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亦者北之色夏爲明堂則知冬之爲幽冬爲玄堂則知夏之爲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故夏則居明堂冬則居玄堂焉至若大廟爲左右个之中大室又爲大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大廟也而大廟亦謂之明堂焉左氏傳所謂不登於明堂是也以其或饗神於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於此故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則聽朔於明堂諸侯則聽朔於大廟而魯之大廟則比天子明堂之制焉个即左氏傳所謂置饋於个是也釋者謂東西廂鸞路則有聲矣聲者陽也春爲陽之純故乘鸞路戎路則有兵矣兵者陰也秋爲陰之純故乘戎路夏爲朱明故乘朱路謂飾之以朱也冬爲玄英故乘玄路謂飾之以玄也中央土

則居中以爲大者也故乘大路必於青曰龍者以少陽之時龍方用事故也四時所建其色有五通謂之五旂者人君以是率衆皆有辨故也君子於玉比德非徒爲飾而已故特言服焉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冬從水色而有黑有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有赤者蓋蒼與玄天之色也青與黑人之色也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其一統焉則爲赤其一藏焉則爲朱故也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純以黃者以其無餘色故也四時所食不同唯其時物而已春木王之時而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故也夏火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也以雞木畜故也秋金王之時而穀故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故也中央土則

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羭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
犬金畜羭水畜故也夫以所生者所以相繼以所勝者所
以相治以其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藏
之疾不生焉雞司晨而有東方之仁故爲木畜羊跪乳而
有南方之禮故爲火畜犬守禦而有西方之義故爲金畜
豕發隱而有北方之智故爲水畜牛致順於牽傍以示信
故爲土畜馬服節於馳騁以合禮故亦爲火畜小宗伯毛
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者以此膳夫固言凡王之饋膳用六
牲然馬非至尊之所宜食則宜以魚牲代之故大司馬饗
食羞牲魚獻人以魚共膳羞食醫會膳食之宜言魚宜菽
而不及馬以此至尊不食而又以備六牲者以或用以祭
故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凡將有事于四海
山川則飾黃駒是矣用之以沈貍則固非食之矣然內饗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則曰馬黑脊而般臂螻則非若
是者容或食之特至尊不食之耳食醫又言鴈宜麥不及
雞內饗又言鳥鷹色而沙鳴貍者蓋鴈亦雞類言鳥固可
以兼二物則至尊之膳亦不常用雞矣故雞人雖用雞牲
而不正言膳羞腥膏止以爲秋膳而掌畜則共膳獻之鳥
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蓋言是矣若夫六穀之所配則
取其色而已菽具五色止以爲水穀者以黑菽特大故也
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
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制故其
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
奄蓋閎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閎者圜若物
由是以周旋閎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
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江陵項氏曰黍稷雖同類然稷宜在山黍宜澤傍之高地其受氣固不同也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豕皆水類也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秋三月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獨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案易巽爲雞離爲雉則雞主夏氣爲宜大壯二月卦夬三月卦皆取羊爲象意者羊本春類而成於兌耶當考

馬氏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王者向明而治故周人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爲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車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有十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駽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騢中央駕黃騵秋駕白駱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旞其旂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昊天五帝以大裘享先王以衮享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希祭羣小祀以玄六服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

衡璜琚瑀皆白玉也冕旒弁之璲皆五色也而此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豕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圜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多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閎秋廉以深冬則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曼衍而爲此說乎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敝敝焉於車旂器服之間爲哉

盧陵胡氏曰車馬衣服鄭謂皆取於殷時非周制也案殷乘木路此鸞路則明堂位云有虞氏之車也則車非殷矣檀弓殷人乘翰白馬也無言殷蒼龍者則馬非殷矣以周言之詩有鸞聲噦噦則周有鸞車也庾人云馬八尺以上曰龍則周馬曰龍也推此則鄭說非矣服玉謂冕旒及笄并佩玉也器疏若筐筥簞簋籩豆之屬象氣發散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